

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講義卷十六

宋 史浩 撰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此史氏紀周公遷商民于洛而告以天命也周公既成洛邑始自別為成周既以鎬京為宗周不得不以成周自異既遷商民于此又不得不以周為名也言民則士在其中令不誥民而誥士成王之意深矣葢天下之俗有二一曰士二曰民後世之治不思率士

而求率民此所以紛紛而不得其要也今夫民俗之善不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其極則鑿井耕田日用飲食而已何有於君上哉何知於禮節榮辱哉唯夫士俗之善則禮義廉耻由此而生禮以辨君臣上下之分義以明是非利害之端廉以持進退取予之節而耻以立曲直避就之方横目之民贵可見視士之所為以為趨向苟士之所為無異於横目則亦何所貴哉晉惠公之在秦也小人慼謂之

不免君子怨以為必歸士民之見如是相遠則欲移風易俗豈不望於士君子哉孟子曰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此民也而況於士之類乎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

民秉爲惟天明畏

周公始宅洛必先誥多士者以其在民上民視之為趨嚮故也必曰商王士者商之遺士也武王伐紂許久矣而士猶念商而謂之商王士以此知三代之時士有節操非若後世乍臣乍叛之徒成王所以委曲諭之而不忍加誅亦以勸當世也然而不可不諭者慮其此心不回將復有武庚之變故使周公鎮之而告以天命也傳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唯士然後可

以天命諭也天之弗弔大降喪于商而佑我有周周將天威以致罰于王以正商命之終于天也今陳告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取天命天不與爾故使爾王不能固守其治天所以輔我此言天之不與商也非我一人敢僥求天位帝不與爾故使我民相携持而至以昭天之明威此言帝之不與商也曰天曰帝交舉以明商之得罪於天深所以使商士知天命之可畏而不敢怨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兹欲使商之多士知天命之所歸故舉汝商之先祖所以革夏以證我周之先考所以代商之由使之無疑於天命也引棄去也天之所棄者以其逸而無勤勞也有夏之君不趨于逸則天降格而嚮之言其與天通也桀既弗克用此以事天乃大淫佚而文過以辭惟時天罔念聞言其與天不通也天本有嚮夏之命今則廢矣不降格而降罰矣故汝商之先祖成湯始得革夏命俊乂斯民而甸治四方也自成湯至于

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罔不明其德于巳而恤其祀于神天饗其德乃大建立其祚而保乂其君其君亦罔敢失天意罔不配天而澤天下自此以後嗣王則紂矣大不明德以顯天天且不能事而況能聽念先王之勤家乎不勤者如有夏之適逸也大淫其佚不顧于天顯民祇言其不顧顯天敬民之理天既不保降滋大喪亦猶天為商降罰于夏也天既不畀昏于厥德小大之邦用喪罔非有辭于罰亦猶有夏民欲

與之皆亡也嗚呼與亂同事罔不亡夏桀商紂為惡不同同歸于亂至其錯天命則如出一轍豈我武王私意哉爾商多士于此不可不知時變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

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今惟我周王周之先王也靈神也莫神于天我既大承事于天有命當割絶有商我復告勑于帝以待天命故觀兵于孟津以歸兾商之改過期不再往惟爾王家既無悔過之心此武王所以必往故曰惟爾王家我適我之受天命如是而汝大無法度復挾三監

以叛固非擾動爾邑念天命之不可不征但使太戾即罪餘黨之不正者悉寬肆之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今遷汝而西居于洛邑非我所爲不請以勞動汝時惟天命也嗚呼商士汝當知所歸矣自今一遷朕不再勞故曰不敢有後當無我怨也汝知商之先祖有冊有典且載革命之初迪簡賢俊置之王庭使服事于百僚是商嘗用夏之遺士矣吾非不能用爾爾旣挾我三監是其德不可信德不可信又焉可

用但聽其有德者用之爾我不敢求爾于商邑若商之用夏士也但率循此意以寛肆矜容之爾非我之罪汝自取之亦天命也嗚呼商士汝當知所擇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

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成王欲使商之多士知畏天罰格心以向化故言來自奄奄者成王所伐之國四國者三監及奄也大降爾四國民命者以至命誥四國之人使之曉然然後致罰也移爾遐逖者屏之遠方雖欲宅洛不可得也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言令協比其心臣事我而尊多

其遜順之道也豈有悖逆之患哉我不殺爾惟時申
命者重告之以作洛之意言四方罔不賓服在爾多
士亦當服我奔走爲臣而多其遜順之道爾乃尚有
爾土循此當安土樂業也爾乃尚寧幹止循此當身
幹安佚也爾克敬天命天亦予爾矜爾爾不克敬何
止不有爾土亦將致天之罰于爾躬矣先言有爾土
寧幹止其居其身之可保者以其敬也後言不啻不
有爾土致罰于躬其居其身之不可保者以其弗敬

也今爾之時不可失能宅爾邑自然懷念子孫而繼爾居矣斯干之詩乃安斯寢而繼之以乃占我夢者此也能保其身自然得終其壽而有年矣洪範之書康寧壽考不可偏廢者此也爾既各懷長久之計少者安得不興起而從之遷乎王曰又曰併言者説者以為脱文以意考之殆記事者之言也王言之矣他日又言之此所謂王曰又曰也然而雖屢言之不過言爾所居之地所居之地非洛邑乎

周公作無逸

古之大臣何其愛君之深憂君之切而欲其君之壽也詩於天保之序曰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可謂愛而欲其壽也然猶待君能下下而為之則周公之心過於此遠矣三代之下非謂其君不能而不言則必待其君有過而始言進則固寵退則竊名皆周公之罪人也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獨無逸立政二篇不然此周公慮患之深先事而言之因名見義是故序

不著其由也嗚呼天以無逸而行四時地以無逸而播殖萬物君以無逸而緝成庶政一言以盡之曰勤而已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也人之有生壽夭禍福惟其所召好德必康寧為仁必壽考理之自然者當湯之世有能致一溉之功者雖其同歸焦爛然必致溉者後枯此人生不可不勤勤則壽也壽生於勤夭生於逸逸則無所用心聲色由是而沈溺玩好由是而鼓蕩此心一弛萬惡皆歸遠忠直近邪佞窮奢極欲

嚴刑峻誅皆由是而生焉亂亡從之壽將焉在及其終也乃反怨天不其晚矣則周公先事而言不敢謂其君不能而不言亦不敢待其君有過而始言豈不為惓惓愛君憂國而欲其壽乎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

聞知

天下之至勤勞無若農夫終歳勤勤僅而成功幸而有年足以飽暖不幸而凶歉相藉而為莩然未嘗因噎廢食而遂至於輟耕也是故歳事畢春氣萌動又將有事于西疇四時循環無日休息可謂艱難矣君子所其無逸者葢若北辰之居所所者居而不移之謂也言君子於無逸終身居之死而後已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先知其難而逸異乎常人之逸也

吾之有生衣帛食肉養生喪死之具無一不以粟易之者是皆農夫之勤所致也吾雖不親耒耜不荷畚鍤敢不知其所自乎知其所自安敢妄有作為而勞吾民乎此吾之逸所以異也小人依我而為命一嚬一笑是其休戚一動一止是其死生吾寧瘠而使天下肥吾寧不足而使百姓足一賦斂不敢過一力役不敢興而況盤遊田獵干戈之戰鬬土木之營作乎此之不為吾方泰然凝神蠖濩之中豈不為逸乎故

曰知其難者異乎常人之逸也相小人者即小人以為喻也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不知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夫諺戲侮也誕誑欺也不惟惰其四肢乃反戲侮誑欺又誕昔之人為無聞知無聞知者若今之諺曰無所見識也言昔之人無所見識而為此艱難其實當逸也父母聞此其何以為懷周公之言所以深戒成王念后稷太王王季文武之基緒使之不敢荒寧也七月之詩既陳王業之艱難於此又申之因以輔

成王之壽考可謂顯而易見矣譬之良醫視人之安逸懼其驕惰風霜勞苦之不能支而遂至病且死也教之以吐故納新熊經鳥申之術使之周流運動以入長生久視之域則豈不為愛之乎韓非子力叙帝堯大禹之勤勞儉約乃曰此不肖人之所勉非賢者之所務其亦侮其君以為昔之人無聞知也二世用之卒致喪亡嗚呼可以信周公之言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

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

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中宗謂太戊也先言太戊者以得年之多寡為先後也夫為天下之至尊逸也勞也唯所欲為凡無不可意者今而嚴恭寅畏上怵天命下懼民情至於不敢荒寧誰驅之使然耶自非其中素知小人之勞何以至此高宗之治說命載之詳矣其要在於不敢荒寧至於商邦嘉靖想見其時雍容舒泰斯民無毫髮之攖小大無怨固其宜也祖甲之治伊訓太甲咸有一

德載之詳矣其要在於知小人之依想見其時務養斯民窮而無告悉在鞠育如慈母愛子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不侮鰥寡固其宜也此三人者真賢聖之君厥享國久長豈由他得然而就三君言之中宗為至難得何者高宗祖甲或舊勞于外或舊為小人長於民間親與物接知民疾苦故即位而不敢暇逸至於中宗天稟聰睿於深宮之中灼知小人之勞不待目見身親而自知艱難是其為至難得自時厥後立

王生則逸不知小人之勞惟從事於耽樂耽樂者庸君以為逸而聖君以為勞蓋聲色皷蕩玩好熒惑能使人耳目變易日新而不得停内狎嬖佞外禦忠良能使人心思險愎日肆而不知倦自他人觀之無一俄頃休息而庸君方且安而行之此古人以為鴆毒也茲逸也豈不為勞乎卒之蹷痿之機寒熱之媒伐性之斧腐腸之藥交攻而不赦欲望其長年其可得乎嗚呼周公之愛其君可謂切至矣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
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
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
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
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克自抑畏者非有鞭

策警誨之所致其謙虚兢畏出於天性也文王惡衣服而盡力於康民裕農之事徽柔懿恭可以想像文王之形容也葢孰不為柔徽者柔之美美矣則無繞指之悔孰不為恭懿者恭之淑淑矣則無牀下之巽葢四德之中惟柔恭可見徽懿不可得而見也即柔之中可以知徽即恭之中可以知懿徽柔則無優柔之患懿恭則無足恭之患矣文王知小民之勞苦鰥寡之困窮下氣降心振此二德如慈母於子不敢以

疾聲厲色待之恐其畏而不懐也不敢以忿心忿氣觸之恐其疑而不至也惟其有矜憐撫掩保抱攜持之德故其徽柔懿恭可以想見也自朝至昃無食頃不在萬民則咸和之效可知矣況敢盤于遊田而以庶邦之供為耽樂之私用乎自中年受命九十七乃終享國五十年可謂壽矣說者尚謂以憂勤損壽葢以文王之無逸宜得永年之壽於此猶未慊於人心也嗣王監此不可淫於觀遊逸樂田獵之事使萬民

之供亦惟正也茍或外此則四方之奉不足以支旬月之費茲逸也適所為勞歟無皇者不暇也勿以謂一日之耽樂不足累德日復一日則非民所訓非天所順必有大咎矣天人之際吁可畏哉無若紂之迷亂沉湎于酒此周公作無逸之本意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人主之聰不在兩耳而在衆耳人主之明不在兩目而在衆目人主之德不在一心而在衆心古之愚民不能譸張為幻於人主之前者以人主之前有衆賢為之輔也譸誑也張誕也至於幻則迷惑人主之聰明心志而使轉移者也夫旣有人訓告以順其理保惠以防其過教誨以攻其失則孰患誑誕迷惑之人哉此而不聽所謂訑訑之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則譸

張為幻固其宜也自是而變亂先王之政刑至於小大罔不失序矣惟民之生賴人主以收養苟或不然是否也厥心違怨厥口祝詛矣怨氣詛語充塞天地洋溢四海沖和揉為乖沴瑞應化為災殃人主獨能保其壽乎此周公所以推其極而告王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

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迪哲者得道而能順以照臨四方也古之先王莫不如是而周公獨取是四人者葢以其近古而耳目尚可聞見也或告以小人怨詈鮮有不怒者唯虚舟之觸飄瓦之擲可以免怒小人何所逃罪耶是故迪哲之聖人察其告語皆誣人譖人者唯皇自敬德而已

皇者從容能為之謂也我旣從容自敬厥德百姓有過唯曰在予一人故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者念咎之深也不敢含怒者不唯不肆亦不蓄也非迪哲之君焉能至是葢旣已迪哲視天下小人皆在不覺不知之域每軫哀矜拯救之心欲其盡出迷途而未得也居是時雖或怨或詈我亦憫其失道而至是又何有怒心哉仲尼得一貫之道而以忠恕行於世者為此也此厥不聽則人始得而惑我譸張為幻之徒始

得而肆始則怨詈者受誅終則不怨不詈者亦受誅何者我既不明彼皆得肆其詆誣而善人君子無罪無辜以及禍也既不能永念為君子之道又不能克寛容衆之心以致于此卒之一身為怨府怨既叢于身其克永年者幾希矣嗣王可不監之雖然周公方以無逸告君而終以此者誠欲使成王知聽言之難而罪人之不易也怨而不解得保其社稷者世固無是理嗚呼周公之意深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講義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吳殿英

尚書講義卷十七

宋 史浩 撰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奭案此條講義永樂大典原闕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

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案此條講義原闕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周公既引所以相成王者勉召公又言商之諸相所以事後王者以明非獨吾二人古之人皆然也惟伊尹相成湯以格天相太甲以格于上帝相成湯之時不可及已相太甲時則與伊陟臣扈同功言有差殊

以君之賢聖分也巫咸乂王家乂治也陟上也與祖乙時巫賢武丁時甘盤亦率惟茲有所陳於王以保乂有商故商之賢聖之君皆能感格神祇上而配于天夫配天與格天格于上帝小異矣此亦以君之賢聖分也其所以使其多歷年所而天惟純佑百姓豈實則自成湯至于高宗同也王人銜王命之人也皆秉德明恤小臣左右近習之人也侯甸王之近畿之人也矧咸奔走執事之賤者也惟茲惟德稱莫不以

德舉也既皆用乂其君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之信罔不是孚也夫周公必舉多歷年所而終于有孚以言巳之相成王尚在幼冲年既未久德亦未洽其流言之變小臣有所未孚也必待久而後孚若商之諸臣可也是欲勉召公同施其力以冀久遠勿以夏懼而遂已也然臣扈湯之臣至太戊時已百歲餘矣則相後君不待於老臣乎語此則周召不得不任其責也高宗所以中興得傅說也而周公獨引甘盤

蓋高宗不學于甘盤則不知恭默思道無以得傅說竊意甘盤者亦先朝之舊臣也是故引之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

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天之所以續永命者在乎平格平者言其德之一格者言其德之至彼有商之君賢聖如此而天復壽其一德至德之臣以保乂如此紂既迷亂嗣天滅威天滅而威之也今汝憂深思遠念天有固我之命以治顯于我新造邦則召公聞此憂宜解矣在昔上帝割喪商邦而申勸文王之德以集大命于其身文王尚克修泰和之治於諸夏亦惟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

泰顛南宮括之徒而已茲五人者文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友也使文王不能與此五人往來順其彝倫之教文王亦無德降于國人矣今社稷之未安流言之日至豈吾二人之德不及五人者乎五人者亦惟純佑文王秉德迪知天威故昭文王之德以順於人以見於遠以冒於衆用以聞于上帝而遂受商之天命也周公前引有商舊臣之相茲又以文王之臣所以相武王者告召公於此茍能捐身殉國以圖社

稷之安乎又何不說之有

武王惟玆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玆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周公之爲此書歷敘有商之相若伊尹輩皆以先朝舊老克相後人文王五人至武王之世雖亡其一然四友益以相得同心輔治既昭文王之德于前又昭

武王之德于後尚迪有禄者古以死為無禄有禄言其尚無恙也武王之勝商惟兹四人之力昭顯武王使覆冒天下丕大也單小也使大小咸稱其德也今在我為相若游大川非若伊尹之可以獨任必藉汝奭同心乃濟今吾二人既受武王之託其相成王亦若四友之相武王可也與爾未在位時已皆相與若同此不替庶幾免責矣今當收斂不勉其不及為者德老成而使德不降於人以去則何所貴於相友古

以鳴鳥喻求友伐木之詩是也鳴鳥不聞不得友以成安能格于至治哉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

周公既已陳平生相與之意以勉其留而寛其不說之心矣茲又言已之受命於武王者有無疆之休亦有無疆之艱表其成治之不易也故先告以君肆其監於茲又告以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猷謀也當謀於寛裕以須其治之成勿以不說而遽去後王之迷悟在我烏可不任其責哉前人武王也後人成王也武王非獨命我亦敷其心腹以悉命汝是其委任與我同也作汝民極是望汝為民之極若曰民心罔

中惟爾之中也於是復述武王命二人之言曰汝明勉偶王夫偶對也二人同心之意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言其相須豈可相捨哉亶信也在亶者在乎自信以乘茲大命也我文考之念後人有無疆之憂在汝二人丕承而已夫人臣託六尺之孤竭其力繼之以死可也豈可以社稷未安而徒懷憂乎周公又曰告汝朕允允信也言我之言出於信汝保奭當克敬也我視商之所以喪亂以無人若伊

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之徒爲之偶也否不然也微子之言紂曰咈其耇長舊有位人既不用老成人所謂大否也天威不遠有臣如此無臣如彼可謂明效矣予言苟出於不信豈敢若此多誥實欲賛我二人使終其始汝試思之當有合於人心有合于人心則無商之大否矣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

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兹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兹往敬用治

言曰我之所言如是也周之治方興而未洽周之福方至而日增以我二人同心故也我二人何以勝之汝克敬德而明俊民舉賢以為助在進成王於昌大之時也篤厚也棐輔也凡周室至于今日休美以我

二人厚輔之也咸共也今勉召公共成文王之功其勤至於不怠可以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都在鎬實中國之西海隅出日舉其甚遠者而言之也予不惠者我不欲若茲多誥言不欲喋喋言之誠以畏天命而憫人窮也周公之本心今披露於召公召公於此能忘情於武王而以憂畏去乎又歎曰君乃知民德中庸之德民鮮能久者以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我二人既已同心於前不可

以憂畏而不終於後祗順以行惟敬以用治不可不勉也此書之作周公不失為聖召公不失為賢其初不失同心其終不失相勉以濟治周南召南萬世知其為不可及也而解者曰召公疑周公又曰不說周公歸政而復留又曰不說成王之不知周公誤矣若曰召公疑周公則武王不應使之左右成王不知而使之是武王之不智也若曰不說其復留是召公欲專政周公力言之以自留周公之固位也若曰不說

成王之不知則召公身為大臣不能開悟人主而徒為緘默以不説豈所望於召公哉况卷阿公劉之戒召公非不敢言者何獨於周公而默然乎是知解者之誤也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此孔子序史氏所紀周公請諸成王命蔡仲之意也序後一章亦史氏之記也其曰囚蔡叔郭鄰正義則曰周公囚之至死不赦以序考之蔡叔稱没則若無

罪而死者至死不赦之説或可以疑也况方因蔡叔而蔡仲已為卿士父囚而子在位其心將何以處之周公忠厚人也忍使其子貪位慕禄而不事父乎而所謂克庸祗德者幾於溢美矣由是知周公之囚蔡叔非若後世禁錮終身意必有還復之期蔡仲斯為不忝矣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封文之昭武之穆豈有澤及遠族而捨我之親親不使自新乎序直言踐諸侯位以明周家忠厚不以父罪而廢其子與舜殛鯀

興禹不約而同也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此史臣之記也周公位冢宰以正百工行宰相之事以表率百僚也後世乃有居天子位之説夫周公為冢宰也攝政非攝位其受命居洛也復書非還位羣

叔流言非以其踐位也當危疑之際以將不利於孺子為說欲以此中周公周公去則武庚禄父可以為商復雖矣盖商之遺澤在人雖更辛紂之酷虐人心猶未離至成王之世受周之撫養不為不久而念商猶不忘向非周公奮不顧身力任此責則周未必不復為商此周公於流言之變并二叔以討之於既遷之後作多士以誥之也雖然使管叔不附武庚則周公處之必有道未必誅也觀其囚蔡叔以車七乘遷

於郭鄰而已降霍叔為庶人止三年而已亦可見其治親之道矣按史記世家武王封功臣昆弟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封叔處於霍而經傳所載惟言二叔此復有霍叔何哉蓋霍叔雖監商不挾商民以叛比其得罪所以輕既言羣叔則流言之釁霍叔亦在章章矣使二叔不附商罪止同於霍叔三年之後復齒於諸侯之列與無過人同也由此觀之周公之討二叔豈得已乎為社稷計爾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率德率乃祖文王之彛訓改行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克慎厥猷所為無不慎也欲蓋前人之愆莫若忠孝忠則不忘本朝孝則不忘前人爾乃邁迹自身一身邁德勤行而不怠使子孫可以循迹而取法所謂

垂憲乃後者蔡叔之罪在違王命違王命者附商而叛周與商遺民同謂周之取商為不然心實謀逆也其曰盖前人之愆者前人有愆對其子言豈曰暴之惟當囑其掩覆求立事君之大節以洗其昨非爾故曰盖也能如是豈不曰忠乎豈不曰孝乎竊嘗謂周公位冢宰凡所欲為無不如志而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周公造次未嘗忘之且誅管蔡者成王也非成王之命周公安敢專罰而經之所載直言周公位冢宰

而為之可謂過則稱已矣封蔡仲者周公也非周公知之成王何自而封而經之所載直言請命於王而封之蔡可謂善則稱君矣彼後世負不賞之功而招權以自用者固周公之罪人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案此條講義永樂大典原闕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奄之為國淮夷一部落也淮浦之夷叛服不常舊矣成王政者言淮夷既平四方無虞王政乃成也將蒲姑者周公以成王遷奄之命謀及召公也此君奭所謂襄我二人汝有合哉是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成王自奄歸宗周宗周豊鎬之都也洛則謂之成周作書以誥多方多方者周之諸侯非如多士止告三監及淮夷奄也盖成王即政之後三監及奄已不足慮所誥者天下諸侯故書曰告爾四國多方因四國而告多方也當是時周公宅洛已能鎮服天下其叛亂之國既以滅亡國家駸駸無事自此布政設官而持盈守成以文太平故立政周官以次而舉也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

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
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
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
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
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
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
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

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

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

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周公曰王若曰者周公以王命誥也因四國有變既

定矣乃并諸侯而申告之故曰告爾四國多方也成王已於多士告商之叛民今其辭率推廣多士之書以并告諸侯也殷侯諸侯也皆商之舊臣尹民則長民者也大降爾命誅紂而與民惟新汝非不知之也洪大也洪惟者所思之大也葢言天命靡常在人圖之既畏天命安可不寅恭敬念于祀乎帝之降格監于有夏以夏之先后能畏天命者也而夏之嗣王大厥逸不肯慼言無憂民之言也乃大淫昬而無終日

之頃勉行此道爾之所聞也此則多士所謂惟帝降格嚮於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是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於民之麗者開達也麗附也麗于善則善麗于惡則惡也既不達民之麗非所以圖天命也方且酷罰以長亂崇長也甲始也言亂之長始于内也既不能靈承於祭祀又不能大進靖恭之士以寛裕斯民乃敬用叨懫饕飻忿懫之人以殘賊夏邑桀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其惡若此天惟眷求神主乃大

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此則多士所謂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是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夏王滅德天不輔之以純德文王之德之純所以受天命也爾多方之義民不得在位以長享其爵禄而所恭之多士皆營私專利之人相與虐民而已安得克明此德以享其民乎至于百為凡百所為大不克開開達也達者洞曉也夏之君臣弗率如此惟成湯能以爾多方之諸侯簡在

帝心而代夏作民主也慎厥麗乃勸者使之麗於善而皆知勸也以德行刑民斯知勸也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先明德以慎罰則亦知所勸也雖要囚殄戮之亦甘心焉殺而不怨也開釋無辜者赦過宥罪亦無不知勸也此則多士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是也今至于爾辟指紂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是以我周亦如湯之得受命也嗚呼者嘆息之辭以誥爾多方也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

有殷庸用也釋棄絶之也言非天用絶夏商之命夏商自絶之也乃惟爾君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以淫虐圖天命可乎而況屑有辭屑輕也輕出其言以責命于天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於享集成也天降時喪所謂時日曷喪也有邦間之上下之情不通也今爾商後王逸厥逸為流連之樂以圖國政也不蠲烝者不能潔粢以恤祀也天惟降時喪亦如桀之亡也此則多士所謂在今後嗣王誕淫厥泆惟時上

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是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之與狂在于念不念之間人但不能自勉爾天亦憫紂實湯之子孫故須暇之若所謂寬暇之以冀其改過紂大作民主既不克念又不聽人之言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出災異以警懼之以開其自新之路俾顧諟天之明命而爾多方無德可以堪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旅祭之大者天用親有德饗有道也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此則多士所謂今惟我周

王丕靈承帝事是也天惟式教我用休教者非諄諄然命之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使之主事而事治也簡者簡在帝心畀者俾革商命以長爾多方也今我曷敢多誥以我誅三監淮夷及奄以大降爾四國民命不得已而有言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者欲諸侯以誠信寛裕之道行於國而夾輔介助我以享天之命也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汝諸侯尚宅爾

宅畋爾田言棲息飲啄皆在我域中夫何所逃而咼
不順我明天之命乃屢導告之而亂靡有定此不靜
也皆由爾未有愛君之實不能大安天命又乃輕棄
天命其為不靜乃爾自作不典典常也言其心無常
也不能圖忱于正忱信也皆其自取之也我惟時其
教告之戒之也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戒之不從而罰
之也至于再至于三而頑不率化乃有不用我降爾
命如三監淮夷及奄是也我乃其大罰殛之誅之遷

之踐之理所當然此則多士所謂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是也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非我不愛爾皆爾自召也此則多士所謂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是也嗚呼者歎辭也告爾有方多士諸侯也暨殷多士四國也不告庶民而告士者責其可責者也士服則民服矣今爾奔走臣服我所監臨已五年矣而猶不悛是為之長者當任其責也胥伯諸侯之長小大多正小大之國皆有正有長爾罔不克臬者當

無不以法自防也此則多士所謂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我多遜是也自作不和此心不靜也爾當和之脩其身也爾室不睦骨肉相怨也爾當和之齊其家也身脩矣家齊矣爾邑克明能克勤乃事則國治矣此成王周公之誥命不忘大學之道也雖有凶德悖亂之人撓我之政則亦以和敬在位使之觀感而化忠厚之至也克閱于乃邑謀介者視一國之内求賢以自助也惟能如此故可安于洛邑鑿井耕田而永有

養也豈惟如此天亦畀於爾眷爾之從化也此則多士所謂爾克敬天惟畀矜爾是也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既助之又錫與之也又當取商之多士迪簡其賢者使之在王左右至於服在大僚言公卿皆爾為也此則多士所謂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是也言爾若從化則尤厚於湯之用夏士是也嗚呼者又歎之也恐其告戒之不從則又曰爾不能勉信我命則亦惟不克享我之爵禄田宅此則多士所謂爾不

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是也凡民惟曰不享者爾既不享我之命民不享爾之命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爾既荒逸偏頗違遠我命則惟爾探天之威犯天之怒我當致天之罰言非我私心也離逖者誅之遷之踐之也此則多士所謂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是也王曰我不惟多誥者言我諄諄然不憚煩如此然其所誥不過使爾祗敬知天命所歸又曰者往日告之今日又告之也言爾初不克敬于和以至於

此今當知我之所告皆為爾計則何怨之有使四國暨多方之多士聞此警戒之語當銜恩戴德革心以化周家之忠厚嘗謂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以至多方八篇之義皆因商民而作則商民之頑可知矣成湯革夏惟亳民以為不恤我衆至於諸侯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怨其後來也卒之攸徂之民室家相慶今商民之怨則異是也此成王周公所以告戒之切而歸結於則無我怨其意深矣雖

然商民如是之頑成王周公終不忍誅之者以其服商之治已久猶有眷眷不忘其君之心是以不忍誅也茲其所以為忠厚歟竊意周之積累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非不厚也然譬如植木前人植之後人不能培壅之則根雖固久已撥矣安得枝葉之茂乎周之社稷所以卜世卜年過歷長久者成王周公以忠厚培壅之力也嗚呼盛哉嗚呼盛哉

尚書講義卷十八

宋 史浩 撰

周公作立政

凡書皆有序史官之紀實也聖人定書存之使萬世之下讀其書者知所以作者之意漢儒復引之以冠篇首唯無逸立政周公所作史氏不書其由亦若伊尹咸有一德不待序引而曉也立政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以用人教之欲其治之必成也周公復政之後

慮成王未知為政之方以是教之得其要矣故一篇之意終始反復唯在用人周公之愛其君不以吾不在位而不謀其政也此三代老臣之為非聖人則不能也或曰卷阿戒成王求賢用吉士召康公之詩也豈不可以比肩周公乎夫赤箭青芝藥之良也召公第言當兼收並蓄爾不言其當如何用藥而愈也比所以為周召也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兹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兹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

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
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
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
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
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
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

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公若曰周公自為書而曰若者順考古道有所依據皆非臆說足以取信于王也王之設官常伯三公也常任六卿也準人執法也綴衣内御也虎賁禦侮之臣也休茲知恤鮮哉者言有是人材皆有國者之美然而知恤此者鮮此所以歎也其言古之人不遠取堯舜而曰有夏之王室前鑒不遠也大競者大勝也其所以然蓋指籲賢俊也天生人材不使終棄籲之所以尊天也其賢俊順知忱恂信行臯陶之九德者

言夏之大臣所以敢教人主而拜手稽首后者以夏之大臣九德咸備能以道佐人主故敢言也非其人則不敢自尊如是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謂此也后矣者猶戡黎之篇祖伊奔告之辭曰天子也周公屢言孺子王矣亦是意也其意以謂爾為王矣其可不聽此乎惟周公可云他人則不敢也古人敢教之意周公于此當任其責也首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斯可以稱后矣三宅者即常伯常任

準人也宅者其職之所居也謀必面用訓者惟左右之臣得以面陳也疏遠之臣安得日見吾君高宗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所以不責之羣臣而獨告傅說也桀之三宅皆無義之人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往者古之人也不能作往者之德既以不義之人輔之安能遵先王之成憲乎此其所以不克終也故曰罔後雖然桀惡如是而曰德何哉盖德有吉凶桀之所任者凶德也故曰暴德于是成湯崛起自諸侯而有天

下乃能大禧上帝之光命亦用三宅之俊如夏之籲
俊也其在翼翼之商邑則恊于其國其在四方亦用
此大法萬民咸覲德也今紂德昬昏也惟嗜刑凶
德之人在左右乃用羣不逞之人使之與政此立政
任人之辭所以發也帝欽罰者欽重也天重寘于罰
所以亡國也使我周有中夏式湯之受天命奄甸萬
姓甸者率土咸安也文王武王克知三宅之心灼其
俊者用之以敬事上帝順意以用賢猶湯之丕釐上

帝也立民長伯利建侯也立政任人舉賢材也準夫牧作三事即三宅也禦侮内御趣馬小尹圉人啬夫之屬也左右携僕百司庶府府史胥徒之屬也三宅得人則百執羣吏罔匪正人于是大都小伯之諸侯是則是傚亦莫不用賢也藝人執技者表臣長民者百司百官有司也太史尹伯國之大僚庶常吉士為其屬也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亞旅貳政以從其長之衆莫不皆用吉士以至夷微盧烝三亳阪尹蠻

夷君長亦莫不以賢自輔也文王武王所以際天極地皆享其德者以上能用賢風化所暨莫不以用賢為急也又曰惟文王能克厥宅心厥宅三宅也三宅既克立兹常事羣臣之職舉矣既得其人文王委任責成執要以馭其下未嘗叢脞以自兼也庶言天下之議論庶獄天下之刑罰庶慎天下之防閑也以其各有司存不煩王之親决也有司各能效職王恭已以聽之也訓其用違順其取捨也此勞于求而逸于

用也文王罔敢知示以不疑而聽其剖決此委任責成之證也武王率循此道較之文王不敢替厥義德義德亦文王之德但文王既服事商而不用至武王則用之也蓋仁義一道也從其容德武王之仁義實文王之仁義也所以並受此大業不為過也周公念文武之德則又歎曰爾今為王矣而今而後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當敬用吉德之人也雖然人故未易知知人亦未易此禹所以因臯陶告舜以知人而曰

帝當難知也其曰灼之者知之審而明辨不惑以用之也厥若者其所云爲也知之既悉大使之治天職也相佑也佑我所受之民也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者不可間斷朝于斯夕于斯雖一話一言之微終必以成德之彦治我民也言天下之治非君獨能致必得人可也此帝舜所以有臣哉鄰哉之言也人之徽言先生長者之所告語者今盡布之王也而今而後豈惟王聽用之王之子孫亦當知不可誤于

庶獄庶慎也惟正是乂之葢政者正也我率以正孰敢不正此又教其子孫以取人之法也記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此之謂也古商人湯也自湯至于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既克宅之復由繹之所以能致大治然則立天下之政果不在彼而在此歟儻或不能用賢而用憸人安能輔以德亦安能顯于世乎而今而後其勿用憸人惟用吉士可也夫憸人凶人也對吉士而言也惟吉士乃能

助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周之子孫皆知成王之王也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蓋言爲君固當聽大臣之教獨于庶獄猶不可誤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豈當易言之乎至此則不當惟有司牧夫之是聽審而決之其權在我不移于下臣也蓋人君于庶獄不能致詰則臣下有以殺罰尊其君者殺罰不已則干戈隨之戎兵所由起也其曰陟禹之迹說者謂行禹治水之迹非也周公謂戎兵不易

言當踐禹之迹禹未嘗不征伐也其有苗勿率征之不克至于班師而使舜誕敷文德苗遂以格此周公教成王以任德不任刑之證也以德而行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矣文王之耿光以德言也德可覿故曰覲武王之大烈以功言也功當顯故曰揚此言文武能陟禹之迹故能如是盛也而今而後立政惟用常人常人吉士也義民也言雖不同其實皆善者而已太史記事之官周公告之以司寇蘇公按左

氏曰蘇忿生為武王司冦執法而敬用獄可以書矣以長我王國其刑必平平者中也中罰者成王太平之世刑措之時當用之也而太史者詔王之臣不可以不告也抑嘗謂周公言用人之法内而三公卿士以至奔走厮役外而諸侯之百執事以至蠻夷部落莫不用人以立政是矣而其歸結在于庶獄蓋欲成王知其取人之要訣也夫尊人君以嚴刑峻法從事于大獄者憸人也導人君以窮兵黷武從事于干戈

者亦憸人也其不忍言戎兵而欲内修政事以攘夷狄者必吉士也常人也蘇公之流也成王若能于庶言聽而知其藴則賢人庶幾乎得矣此周公教成王取人之要訣也嗚呼公之愛君深矣後世人君其有見于此者則太史氏其可不書乎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周公相成王黜商宜滅也而還于洛踐奄亦滅也而還於蒲姑今滅淮夷未必果滅也周家忠厚於此可

見既旋宗周治定矣功成矣乃作周官以命官之意告羣臣也周公嘗作周官一書以其命官之目告成王矣其區别分隷纖悉備載無慮數萬言而成王乃能撮其機要自為此篇不過數百言間而羣臣之分職宰屬與夫人材之邪正判然無餘藴非有得於周公焉能如是乎然則周公之教成王之學蓋異於後世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成王賛文武之德叙文武命官之由也巡侯甸者巡狩而考禮正刑一德也羣辟承德歸于宗周者朝覲會同也董正治官以綏兆民兹其時矣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此成王能窺見文武得天下之本也故曰大猷夫治安之道不能於未亂未危之時維持謹守之及至危

亂而後求定大寒索裘亦已晚矣鳧鷖之詩美成王能持盈守成蓋以其得先王制治保邦之道也其所以神祇祖考安樂之者蓋以天地生一聖君祖宗生一聖子創業垂統為一代之明主郊天告地其神靈豈不歡喜即所謂安樂之也然而其心惴惴然惟恐其不能繼繼承承以永天命既幸成王能知持守而為太平之君則神祇祖考皆安樂之固其宜也即政之初能發此言鳧鷖之詩頌其成功不為過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唐虞建官亦因前代故曰稽古想見古之建官必又簡少葢結繩而治官不必多也後世生齒漸夥民事漸繁故設官分職不得不多然百揆四岳州牧侯伯未嘗不具也至於夏商之世官雖倍而亦克用乂者言其事益繁而僅能致治也然則前代明主之立政

不在乎官而在乎人之有德苟無德以堪則闕之故曰不必備也夏商以來非無三公其見於典籍者伊尹曰保衡太公曰維師而已尹之為保望之為師可以當此矣他人安得而比肩乎此惟其人之證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

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周公作書以六官配兩儀四時者所以明天地春夏秋冬之不可易六者具而歲功成後人不可加損如兩儀四時之不可差忒也而六官之首皆曰設官分

職以為民極者言其建官專在於阜成兆民也成王之學於周公者大學也先王之道也堯舜禹湯惟精惟一懋昭大德文武之景光大烈莫不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故曰以為民極也想夫成王方在沖幼聽受周公之訓自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莫不稔聞而熟究之故始即政便能祗勤于德夙夜不逮此誠堯舜禹湯文武之汲汲傳所謂學如不及夙夜不逮之意也仰惟前代者稽古也時若訓迪

厥官乃立三公以論道經邦調和陰陽三孤以貳公洪化敬信天地上以道揆下以法守皆所以佐王故曰弼予一人也非其人則缺之故曰不必備也夫官與職異職則自委吏乘田以上不可不專至於官則惟其人也然則公孤者所任之官六卿者所掌之職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傳無聞焉不備也周公師也亦得以總冢宰之職以此知公孤為官而六卿為職也觀六官所掌與周公之書雖畧有異然而要其

義則皆同唯司空之職掌邦事而今曰邦土則不可不辨盖後世官既亡以考工記定之論者遂以為司空掌凡共工之事非也惟見於經傳曰司空度地居民司空掌輿地圖此邦土之證也不然則禹平水土何以當司空之任乎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以倡者倡導於諸侯也諸侯安得不化上之德乎唐虞諸侯五歲一朝周則六年五服一朝唐虞天子五載一巡狩周則又六年王乃時巡是十二年一行時

異則事異也考制度于四岳者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不齊也諸侯各朝于方岳羣后四朝也大明黜陟王制所謂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也凡此皆周之制然而前言六服今曰五服何哉六服者以大行人考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是也茲言五服者要服戎狄之國不可以常禮拘故羈縻之而不廢其來朝之期亦聖人兼懷之意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此成王戒庶官之言也其分别淑慝如是明白顧方嗣位深居九重之内何自而得之盖周公拳拳愛主傾竭其忠展盡無餘而成王生知之性警悟不羣承周公之訓心開意解燭理皎然故不待出與物接而

知其情偽想其胷中如大圓鏡人之長短小大各以其形妍媸自見其告有官君子之言莫不如五穀之可以療飢藥石之可以伐病也夫令無反汗私無害公則民服學以致道義以制事則政明以典常為師則不忘成憲其終則曰無以利口亂厥官夫利口誠足以亂官也彼百官修徳民服而政明復能師成憲如前所陳矣若有一利口之人在列則變白為黒以邪為正官安得而不亂乎然而成王在上豈容有此

所以言者慮患之深也後世可以為戒矣蓄疑敗謀怠忽荒政此言不能欽乃攸司謹乃出令亦不能以公滅私也疑之在心何以行志先王尚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取其當而決行之況攸司乎惟能聽此則無反汗背公之患矣不學墻面莅事惟煩此言不能學古入官議事以制也人而不學何以從政先王尚緝熙光明汲汲皇皇以成其政況臣之從政者乎惟能聽此則無面墻叢脞之患矣凡

此實有官君子之通患而成王乃能縷數而極言之也若夫卿士公孤則皆王選用之人其所告戒則異是矣成王可謂知言之要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此成王戒大官之言也葢有功有業有位有禄非大官而何王之三事六卿非有其德不使在位其所告戒惟志惟勤果斷以無艱不驕不侈恭儉而去偽去偽則德著矣葢行偽而堅言偽而辯雖有忠信廉潔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而終歸於鄉原矣偽之為害如此則著誠去偽非作德乎夫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小人之道的然日亡德與偽相去若氷炭作德者其心

休休然作偽則欲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心常戚戚惟恐人知得無勞乎及夫罪大而不可解敗亡隨之自以為巧宦拙莫甚焉居寵思危者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也弗畏入畏者言不能兢兢業業以保其位則將入於可畏之域矣推賢讓能庶官乃和者蓋以天生賢能其材其德必有大過人者既不可以湮沈必當崇奬之誘掖之使在職以行其致君澤民之志則推賢讓能真卿士之職也古之所以惟暨乃僚罔不同

心者此也同心者和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
政安得而厖亂乎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職也稱匪
其人惟爾不任烏得無罪乎此保任之法也至於三
事則公孤也彼論道經邦貳公洪化寧有過之可指
第當率卿士百僚敬爾有官治爾有政以佑乃辟永
康兆民使萬國咸休傅説為相所以先於旁招俊乂
列于數位也則周公作周官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
本意成王其得之矣後世其有致君如堯舜佑乃辟

也澤民如唐虞康兆民也而濟濟相遜無妒賢嫉能之心者亦周公之徒也成王此書得建官之要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淮夷既伐成王之威德著于中外東北之夷鄉風慕義稽首來賀成王待之以諸侯之禮既錫之貨而又使王之卿士為書以褒賞之不以其化外而夷之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歸老成王俾居于豐不忘叔父之恩而使居京師也而周公有疾將没欲歸葬成周者不敢以凶事累君父無家可歸故欲歸舊治也因此知洛誥所謂命公後者乃告周公以少留于洛非立伯禽明矣使伯禽先在魯周公必欲葬于魯矣昔揚雄闗言仙之說曰文王畢是文王之墓在畢也成王葬周公于畢者一代勲臣忠孝兩盡没而祔于君父之墓宜也其曰告周公作亳姑者解者曰亳姑蒲姑也遷奄之舉

周公實謀之今奄已爲國不復與淮夷同惡成王歸功於周公故作亳姑之書以告于畢也

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商民遷于成周周公既没成王乃命君陳分正東郊夫天下萬國成王皆當撫御之而擇人以共治也故曰分正分者若分閫分符也正者若尹正也豈鎬在西而成周在東故謂之東郊或曰東郊成周之一隅非也序書者不言成周東郊必曰東郊成周者可不

言而喻也又何疑乎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

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周之卿士皆王臣也而或謂之君蓋可以為諸侯而君國子民者也今曰君陳前有君奭後有君牙亦此義也君陳身修於家而家齊家齊則可以治國故其令德在乎孝於親恭於兄夫父母愛子均一之德無不欲其兄弟之和友於兄弟茲孝之大也克施有政可以有國矣故命之尹茲東郊敬哉者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昔者或問孔子奚不為政對以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孔子窮而在下故所師者君陳在家之政也成王達而在上故所贊者移忠之道此大學之要成王所學於周公者也周公師保萬民者古人謂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保也者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師保者左右其民也民豈不懷其德乎汝往慎乃司代周公之職也茲率厥常仍舊貫而不必改作也懋明周公之訓民斯安其政矣我聞曰者周公之訓也至治馨香

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盖黍稷之馨能感于神惟明德之馨幽則有神明明則有人民其感深矣勉其尚式是周公之訓孜孜不倦其敢逸豫乎凡人未見聖起慕用之心如不及也既見之後此心不能孜孜以奉行者蓋以逸豫壞之矣爾親見聖人若周公者當式是訓不可始勤而終怠也故曰爾其戒哉蓋汝惟風風之鼓舞民莫不聽如草之偃也則圖謀其政豈當易言之乎無輕民事惟難也政有廢興廢者

當革與者當新一出一入莫不與衆虞度也左右皆曰可諸大夫皆曰可庶言同矣則繹者致思也孔子所謂繹之為貴也既勉其式周公之訓又教其採庶言而精思之敬之至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成王初贊君陳之孝茲復贊君陳之忠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者言君陳老臣逮事文武二

后方其告之人不得而知也及其成功則民但知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非君陳之力也此乃民言非君陳之言也君陳知將順而奉行于外而已民實歸德於二后故有是言也夫致君如文武其光明盛大如此而無一言見於外此君陳之忠也周公之勲勞召公不敢比擬而周公既沒擇其可代者獨取君陳想見君陳在二后之朝其陰功隱德涵浸斯民而世莫之知所以其名不顯然而此功此德周公知之成王

知之故又曰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謂凡人臣皆能如爾豈不為良臣而顯于世乎此我所以用爾也顯者豈非闇然而日章乎或者謂此成王戒君陳使之歸美於我也如是則成王疑君陳之掠美而君陳乃一徼功賣直之人爾成王方且疑之亦安肯用之以鎮服商民乎觀其言曰爾后不知爾后其誰邪若成王自謂當曰入告我于內可也以此考之爾后乃言文武二后也其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乃民

言也明矣嗚呼君陳克忠克孝皆人所難能宜乎奮自列辟而起東郊之治也嘗謂古者人君率歸德於其臣若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以為時乃功何傷乎君道而後世人君切切然與臣下爭名有至於疑而殺之者皆因解書者以爾后為成王自謂之誤也若戒其臣使歸德於我是教之諛已也成王何其小哉古者大臣以道事君立人之朝犯顏之諫逆耳之言日在君聽何傷乎臣道而後世人臣削

藁詭辭以逺君之疑卒至於阿諛諂佞無所不至者
亦因解書者以惟我后之德爲君陳歸美之誤也若
謂此非天下之民言而出於君陳之口君陳何其小
哉竊意三代而上成王之爲君君陳之爲臣不如是
之狹隘故於此極言之所以伸成王君陳於萬世之
下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

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成王一話一言皆歸德於周公故戒君陳首曰懋昭

周公之訓中曰式時周公之猷訓終曰爾惟洪周公
丕訓蓋以君陳能遵周公之訓故不依勢作威不倚
法以削用寛徳而有制從容而和其民人故斷然用
之以克和厥中也如此則君陳雅當東郊之任矣然
而君陳恂恂謹畏之人也成王慮其執法太堅故又
告之曰商民在辟辟有罪也予曰有罪爾勿以為有
罪而殺之當酌其情也予曰無罪而赦之爾勿以為
可赦而宥之亦當酌其情也酌情如何歸於中而已

矣中則無過不及也成王得先王用中之要故推赤心力告而委任之也有弗順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者度其刑之而可以遷善遠罪則刑之否則宥之開其自新之路此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至若狃於為惡或姦宄或敗常或亂俗三者以其平時之惡而知其故犯也罪雖小亦當不赦蓋以刑故無小小懲而大戒也成王用刑之意如此慈祥安得有究民乎而其末則曰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

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夫頑固可罪也當知民散久矣其為不善者是迷而失性以至於此聖人憫之必欲化之使歸於善何忿疾之有凡厥人材各有所長若求備於一身是無全人也聖人憫之捨其所短而用其所長何求備之有此成王忠厚之言也其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者忍者隱忍也方吾臨大事建大功蚩蚩之氓寧免怨咨蓋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人之常情也吾必隱忍而不校逮其功成當自知之矣

此其乃有濟之證也有容德乃大者夫容德聖人之仁也傅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秦誓曰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此有容德乃大之證也惟無忿疾無求備有忍有容其於人也第憫其迷失而至此雖有罪而不忍致之刑辟唯思所以教之之方莫若簡厥修以警其不修進厥良以率其不良彼必自化又安用刑辟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至於不仁者

遠蓋用此道也成王於用刑之後而發此言舜湯之用心也宜乎刑措而不用宜乎商民之不即誅也其卒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至於違上所命從厥攸好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也彼民之生秉彛之性人人固有其所以迷而失之者上之所好得以移之也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民何知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此成王憫商民之頑以為皆紂化之也則君陳之治商民其可不以商為鑒乎然則

如之何克敬典以在德而已惟德動天天尚能動商民豈不如草之偃風乎時乃丕變允升于大道矣豈惟我享爾之多福抑爾無窮之休無窮之聞亦在於是也君陳其勉之